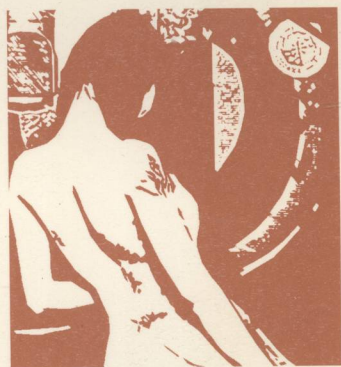


王西彦

·代表作



寻梦者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王西彦代表作

寻梦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王省新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西彦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678 - 8

I. 王… II. 中…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064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5.75 印张 227 千字 4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失东狱中的烈火

——记王西彦“牛棚”和农村“劳改营”

王西彦

你不知晓这些灵魂么？我欲去掘到去洗
你，他乃在坟墓中渡过。……

——但丁：《神曲》

在王西彦的《随想录》（第一集）里，有一篇题为《绝不会忘记》的札记，记述有人不第即望复来地书写“口人部”体而天罪罪和毒良民遭受地害的作品，不仅要求他作为“伤痕文学”，而且指责为令人“窒息”之“悲剧”的“向众看”的文学。对这种误解，他以一个为“~~悲剧~~悲剧”的文学，表示了^的愤慨。他写道：“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期望，还是别人在期望？以这那十一年中间仅仅的受历史之量？以这文学界遭受的那一切（苦难）之量？”他认为，当“我们背会一大片（破墙）也打破要哭，流汗，血，”受难者也“满口”的

王西彦手迹



王西彦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王西彦小传

王西彦,中国现代作家,1914年10月生于浙江省义乌县。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并开始文学创作。同年10月发表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的是浙东一个农妇被迫出卖肉体的悲惨故事。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被压迫与被侮辱的农村妇女形象,揭露了旧社会对妇女无情的吞噬和残酷的压迫,从而唤起了人们的觉醒。这在反映旧社会农村妇女生活题材的同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倾向。同一时期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充满叹息和眼泪的悲凉凄苦的画卷。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做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这个时期发表了《人的世界》、《报复》、《乡井》、《惆怅》、《海的呼啸》、《家鸽》等短篇小说。抗战后期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寻梦者》,真实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动乱中的不同命运和斗争。在黑暗势力的排挤下,知识分子是弱者,扮演着悲剧角色。在旧社会即将崩溃的动荡中他们感到恐慌不安,彷徨失措。他们在徘徊、叹息、苦闷中艰难地寻求人生的出路。作者在作品中描摹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动荡、凄凉的生活,刻画小职员那种灰色人物形象,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黑暗时代中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激发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其后他还创作了农村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妇人》、《换来的灵魂》,也反映出农村妇女苦难、悲凉的命运。

他的作品主要是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人物,他们在黑暗的社会中挣扎、寻求、反抗。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揭露旧社会黑暗丑恶的现实。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农民、知识分子命运的体会、思索、感情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使他的作品有真实、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

解放后,他参加了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陆续发表了《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第一部)等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作品。

1986年入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目 录

王西彦小传	1
-------------	---

短篇小说

车站旁边的人家	3
寻常事	22
曙	34
海的喧嚣	46
乡井	67
走向旷野	76
家鸽	94
幸福之岛	110

长篇小说

寻梦者	133
-----------	-----

王西彦主要著作书目	245
-----------------	-----

短篇小说

车站旁边的人家

下雪的日子

天下着雪，雪里又夹着丝丝的牛毛雨。

雪在天空里漫天漫地里飞舞着，追逐着没有定向的风。雪脚轻悄地踩在秃树杆上，黄泥路上，土山岗上，发出细小的声音。有的没有落下地，就给牛毛雨丝沾湿了，就变成了牛毛雨，又去沾别的；有的刚刚落到地，一个白点子，但立刻就碰到牛毛雨，沾湿了，渗入了泥……

“呜——呜呜。”山坡那边，火车扯起喉咙叫了两声。

听到火车叫的声音，呆坐在门坎上看雪花飞舞的翠翠，双手拍去飘在身上的小雪片，站将起来，嘴里高高兴兴地喊道：“毛毛，火龙来啦，火龙来啦！”一边就搬起两条矮矮腿，跑到帘子里面去。帘子破了，一根帘根子斜戳在旁边，把翠翠的矮矮腿给绊住了，使得她不轻不重地跌了一交。

“毛毛，火龙来啦，火龙——哇，哇哇……”

可是刚哭出声，就给坐在帘子外面的章九爷爷喝住了：

“还没有冻够吗？大雪天，还要这样跌死撞活的！跌死了算老天爷有眼睛！”

不过声口即使很难听，做爷爷的还是急忙赶将过来，拉起翠翠。老人嘴巴里的唾沫子冲出胡须的拦阻，直飞溅到翠翠的泪脸上。

章九爷爷伸着颈脖，往帘子里面瞧了瞧。在他那双被成堆皱纹挤走了样的老眼里，汪着满泡泪水。他摇摇头，擤去一把鼻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帘子里面，章家媳妇幽灵似的坐在黑洞洞的墙角边，这会儿正对着半块破镜子，往脸上擦水粉。水粉是门口叫化贩子那里用破布换来的，粗得擦在脸上起疙瘩。章家媳妇把块干脸巾往颧骨上狠狠地磨着，使得两颊都发了红。毛毛站在一

边，眨巴双眼睛，瞧着自己的娘，心里总是猜不透，想道：

——大雪天，又要上西竺庵看戏文去啦？

姊姊翠翠可没有心思管这个，她正憋着一肚子委屈，一张小嘴巴撅得高高的，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慢慢涨大了，只要脸一摇，就会不客气地直滚落下来。这会儿，她用小手拍拍身上宽大可笑的破夹袄，那上面沾满着泥灰。

“妈！”她怯怯地喊了一声。

做娘的默不出声，正专心一志地在自己脸上做工夫，想把那张日晒风吹得粗黑了的脸孔重新擦得细嫩起来。她用干手巾擦个不停。擦着擦着，在那双映在破镜子上的眼睛里，凭空簌拉拉地窜出两颗泪珠子，把张白白的粉脸上立刻划起两条小溪溪；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泪珠子索性连成串，像溪里涨水似的直往下面冲。

翠翠一瞧娘那样子，心里不明白，可知道不是个劲儿。她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本来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和娘脸上的一个样——连成一串往下滚。跟娘不一样的是，她撅着的小嘴扁了扁，又忍不住地哇的哭出声音来。

帘子外面老爷爷听见小孙女的哭声，就又摇摇头，拿起个拳头往自己脑门上敲。他伸伸佝偻的腰，忍住一个呵欠，眼睛定定地直瞪着灰白的天。夹着丝丝毛毛雨的雪花，在他昏花的老眼里变成一个白团团，满天滚转。几只小雀子，唧唧喳喳地从外面飞来，停在茅檐下面，抖着满身的雪花花。老人身上只穿着一件祖上遗留下来的棉外套，蓝布已褪成淡黄色，前襟只剩下半边，袖子仿佛曾经给耗子当过窠儿，破碎得一丝丝。数九寒天，一阵阵带雪的风，直窜进茅屋来，像把尖刀似的往外套里面刺。每个缩在皱纹凹里的毛孔，都像刺进了根根锋利的针。

“有这个冷法子，这鬼天！”

他小声儿骂了一句，又呻吟了一声。可他并没有移动身子，只把破烂的外套袖子裹了裹。

茅檐边挂着长短不一的茅草杆子，沿着流下一缕缕的水，慢慢地往门前滴溜。原是给脚踩得紧紧实实的泥土，给滴成了一条小小涧，小小涧里又是一个个的小潭潭，章九爷爷怔怔地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过的光景。在他意识里，日子来了个颠倒，一下子就跳到了年轻时节。还是个小后生呢，就知道日子不好过，就死死活活地拼命苦干，就从来不敢花半个冤枉钱——一条薄花布的长巾总要过三个

夏，御寒的毡帽总是捡最便宜的买，八年十年也不用再想换一个。至于一般年轻人的事儿呢，尽管别人怎样的风流倜傥，花花草草，都没有他的份。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没有那种人的好命。但即使这样，一家的生活不但始终不见起色，连现状也不容易保住。住的茅屋愈来愈破倒，几亩薄瘠的田地也先后跳到人家手上去了，艰辛的岁月简直成了一个永不清醒的恶梦。最近却又祸从天降，无端地通来了什么鸟火车，把仅剩的一块山边地也给埋个精光。五张嘴巴少不了吃的，如今竟然要让规规矩矩的好媳妇……

“命！总是命呵！”

这个结论也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什么时候才能换个念头呢？想到这一点，章九爷爷的眼前一阵花，天地都昏黑起来。举起双手把个脑袋捧住，好一会儿，才重新看见外面那无休止地团团飞转的雪花下得更密，连山脚边过路人的影子也模糊不清了。老人又想起另一件事情，咳嗽着大声问道：

“大贵带着些什么东西去的呵？”

“还不是我那件旧蓝花布棉袄！”帘子里面媳妇的答话带着哽咽，“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单衣，就是前年新上染的……”

“不晓得能当到几个钱哩！还有翠翠、毛毛的事情，也不晓得办的怎样啦？”

听见老爷爷提到自己的名字，翠翠和毛毛就都咽住啼哭，面对面瞧。姊弟俩同时把眼唇儿一眨巴，四颗黄豆大的泪珠子就抢先恐后地滚落下来。尤其是毛毛的两股鼻涕，简直就像两条白肥虫似的直爬。

“妈！”翠翠走前一步，靠近妈身边。

“唉！”做娘的伸手拉了她一把，又摸摸她乱蓬蓬的头发，“不要再‘妈妈’‘妈妈’的啦！‘有娘，娘带起；没娘自己生意志。’要自己学乖些。吃人家的饭，可再不要叫妈妈，叫妈也叫不应啦！”

做娘的这篇话，翠翠听不大明白。“没娘自己生意志”，这是一只将被主人宰掉待客的母鸡吩咐小鸡仔的话，翠翠听老爷爷说过那个伤心的故事。她把身子往娘身边靠得更近些，仿佛提防做娘的人会失掉。她两眼贪婪地注意着娘那张擦满水粉的愁苦脸。她觉得娘今天变了样，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

可是外面老爷爷又在说话了。

“也还不晓得哩，究竟人家肯不肯发点慈悲心肠呵！”

“这只有看她自己的命啦!”做娘的又拉了女儿一把,“已经吃九岁的饭啦,总该自己生意志,争口气!”

“听说是吃花斋的人家,待下人也还好哩。”

沉默了一会儿,大家谁都不言语。空气好像凝结住。天快暗了,雪花却还在飞舞。雪脚唰唰地踩着茅屋顶。牛毛雨也变成了雪粒子,增加着雪花的分量,使得它不再像刚才那样漫无边际。顺着茅草杆子往下流淌的檐口水,也给冻僵了,开始结成冰缕子,老半天才往门前滴溜一下。

一阵风,一阵彻骨的冷气。

“妈,肚肚叫了呢。”憋了半晌的小毛毛,怯怯地也往娘身边靠。

“毛毛乖,别叫妈。”做娘的也拉了他一把,“等爸爸回来给你吃。你听,妈的肚肚也在叫哩。”

“我的也在叫哩。”翠翠也小声儿补了一句。

“丢不开的还是毛毛,”做娘的好像说给帘子外面的老人听,也好像说给自己听,“翠翠大啦,横竖是人家的人;可毛毛才吃四岁的饭哩,那个横塘的财主要白给,说什么只添张要吃饭的嘴!白给也罢,绝子绝孙也听别人骂去!谁叫你做爹娘的养不起儿子,他自己也不在阎罗菩萨面前多讨点儿福呢?”

正在这会儿,山坡那边的火车又呜呜地叫了。

这火车叫的声音隔山传送过来,显得格外尖锐响亮,好像把空气都给撕裂了。雪花可不理会,它还是一个劲儿地飘落着,而且比一刻前加浓了密度,连成一片。牛毛雨已经消失不见,雪片落在地上就印着一个个白点子,重叠一起,不再融化。

好像应和火车叫唤,隔壁的金福婶子冒着雪片,摆起双船头粽子脚过来了。这是一个村坊里出名的“花脚猫”,甜嘴甜舌的,逢人是副笑脸,能把死人说活。她一进茅屋的门,先就甜甜的叫了声“章九爷爷”,随后就不管老人那副缩成一团的愁苦劲儿,自顾自地掀了一把帘子,一扭身到了里面,小声儿招呼道:

“大贵嫂子,可打扮好啦?”

“快坐,金福婶婶。”章家媳妇抹了一把自己满是泪痕的脸颊。

“怎么,还不快打扮呀?”

做娘的推开身边的翠翠和毛毛。